

蒋 寅

札记

“老年是历史的，一叶一叶地翻阅”

——金陵生小语

春天是儿童的,夏天是女人的,秋天是男人的,冬天是老人的。

曾几何时,面向草坪的西窗已凉意习习。午夜时分,一闪一闪的萤火扑上纱窗。噢,这个季节竟还有萤火虫?我惊讶万分。一直等它在纱窗上扑闪了很久,我才凑近去细看。原来不是萤火虫,好像是什么蜂子,那闪烁不定的萤绿,只是它一小块腹部,包围着这块荧光还有大几倍的身躯!霎时间,所有的诗歌都荡然无存。原来,我们对世间许多事物的美好感觉,只不过是不知真相的错觉。一旦了知真实,再无诗意可言。我决定,以后看到什么美丽的东西,就保持这个距离,不再迫近它。

自从有了微信,时不时收到各种让人泪奔的图片。每当浏览这类图片,就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,可当真思考能做什么时,就发现什么也做不了,除了流泪和研究古典文学。但流泪有益于健康,除了释放抑郁,还提醒自己,这世界太多痛苦和不幸,不容无视,不容满足,更不容歌舞升平。

叶 扬

名著与画

约翰·马丁与《启示录》



我向将来《圣经》当作文学作品读,总觉得《新约》远不如《旧约》来得精彩。《旧约》的故事幻想奇特,高潮起伏,而原文以希腊文写成的《新约》二十七篇,大多是耶稣基督和一些使徒的行述,偏重写实。以前说过,《旧约》三十九篇里,我最钟爱《雅歌》,从内容到风格,都与其他各篇不同,有学者注意到,其中有五十个词汇,为该篇所独有。

《新约》里唯一的异数,是其终篇《启示录》。传统上,此篇被认为出自耶稣的门徒约翰的手笔,描绘世界末日的幻象,为人类而牺牲的耶稣,在此篇中以被屠杀而复活的羔羊的形象出现。他坐在天上的宝座上,接受各位长老与“四活物”的礼拜。他手持印有七个密封的书卷,逐次将密印揭开,分别骑着白、红、黑、灰骏马的四位骑士,次第出现。揭开第七印后,七位天使依次吹响七支号角,地上出现各种可怕的大灾难。七首十角的红色巨龙,在哈米吉多顿与基督的神兵进行善恶的决战。最后巨龙和历来不信耶稣的人均将被投入火湖,无休无止地“悲哀、哭号、疼痛”,而光荣的新耶路撒冷则在世上重现,神所救赎的人将在这一片新天地做王,直至永远。在风格上,《启示录》与《新约》前面廿六篇迥异,回归《旧约》的怪力乱神,以奇特丰富的想象而言,则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詹姆士王钦定本的英译《启示

录》,“端庄杂流丽”,在文学史上影响深远,例如爱尔兰诗人叶芝的名诗《二度归来》(一译《基督复临》),其灵感完全来自此篇。

约翰·马丁(John Martin, 1789–1854)是十九世纪英国浪漫派画家,除油画外,兼精版画及水彩。他早年师从一位意大利画师,由乡间迁居伦敦。成年后他成为虔诚的基督徒,特别崇敬弥尔顿的作品,画作常采取高、大、上的宗教题材。到了二十年代,他成为当时英国最驰名的画家之一,声誉遍布全欧,从俄国沙皇到比利时王储,都重金购买他的作品。他也与许多文人、作家交游、通信。对他的绘画击节叹赏者,包括狄更斯、勃朗特姐妹、美国作家爱默生、法国作家儒纳·凡尔纳,以及德国诗人海涅。他的绘画对于前拉斐尔派的罗塞蒂等画家也影响至深。他这幅巨幅油画,题作《他忿怒的大日》,语出《启示录》第六章第十七节。前文自第十二节起,描写大地震的发生,有极为形象的描写:“天上日头变黑,像粗糙的黑毛布,满月变红像血;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,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,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。天就挪移,好像书卷被卷起来;一切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。”(以上译文见和合本)此画完成于1851年至1853年之间。原画高196.5厘米,宽303.2厘米,现由伦敦的泰特美术馆收藏。

陆 蓓 容

望野眼

上海

为看书在上海逗留几天,住在乌鲁木齐中路上,频年来往都无暇顾盼,这次例外得了些空闲,工余四处散步,留下些新鲜印象。

图书馆附近旧属法租界,如今仍旧使馆林立。出门时常遇到外国孩子放学,一家几个,跟阿姨回家。小男孩全身团在滑板车上,阿姨把住车头,也不担心,只管侧身和大点儿的小姑娘讲话,引她使用“今天”、“明天”、“后天”来造句,抛下成串童音,字正腔圆。路一拐弯,空气就悄悄换了。洋房矮些,一楼窗上常常贴出裁缝字样,或者干脆敞着门脸,露出毛玻璃里边日光灯颜色,低处一溜衣架参差不齐。有人当街开窗卖炸鸡,瘦长窗框不及一个画轴大,成品铺满了铁架篱,颜色已深,无人问津。还有人匝地卖旧货。樟木箱子三四只叠在一起。哪家先人黑白相片贴满一框。瓷笔海里斜插一把红漆算盘,珠子已剥落不全。

长又窄,深而静。自黄昏至黑夜,这些路人漫然走下去。新式里

弄,杂货店嵌在过道里。硬纸板上歪斜几行扫墓班车广告,雨水节气就替大家想到清明。英式别墅,底层是一家理发店。侧门楼梯边一架毛巾倚然垂落,其后花盆、拖把、扫帚、猫,高高低低趴成一堆。小的见人畏意,一径缩回店里去。大的夷然昂首过了小道,上几级楼梯,跳过护栏,循着围墙,向一片树影里安然匿迹。有闲地的人家栽花种树。腊梅还有余韵,棕榈经冬犹绿。夜风中偶有缠绵气味,不一定是哪位衣袂翩然。也许停脚之地,小店铺首,恰好坐着一大盆瑞香花。

自徐汇而静安,风景不殊。五颜六色的内衣裤,飘在每一种洋房旁边。巴洛克装饰的阳台门上,居然也有欧体楷书七言春联。许多一楼窗户,早被灰尘与梧叶层叠封死。许多细铁杆斜小阳台,好似是不耐烦再看人间事,常年深锁不开。走高兴了,曾经想,老房子必定有不少故事。走累了,又会想,譬如我看的那些书,今天写热闹,明天写落魄;所谓故事,也无非几家灯亮,几家灯灭。

水澄明,映照万物。平素视而不见、习而不察的一切陈熟事物,这时忽然新鲜起来。一种重新认识的需要,使哲学在寂寞中诞生。

“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,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么高。”这句名言决不足以令鸡们不为“枪榆枋,时则不至,而控于地”而满足,但足以让鹰不屑于鸡的哂笑,而飞得更高。

所谓成功的婚姻,只不过是—方或双方将失败的感觉深藏在心底、隐忍不发而已。不要羡慕和想象那些成功人士的妻荣夫贵,焉知那些人不在羡慕你的平淡与和睦?

正如水在静止时才能映照万物,人也只有在静寂中才能认识自我。尽管我家中日常总很凌乱,但在东华大学寂静的学人宿舍中,我发现自己其实是个很爱整洁的人,只要屋里有一点灰尘都要清扫干净,每一件东西都要摆放整齐。忙乱忙乱,忙就会乱,忙就迷失了本性,让我们忘记了自己天性中的对洁净、优雅和美的要求。

在喧闹的城市,没有人愿意住平房或楼房的一层。它给人的联想,只有嘈杂和尘土。但此刻,在东华大学的学人宿舍,我很庆幸重新享受到睽别多年的住在一层的感觉。绿树环抱中,在落地阳台

小立,凭栏四顾,有一种四周草坪都属于自己的感觉。四面的群山,随时都有烟云停泊,悠闲而静止。每眺望这些云朵,就仿佛参破人生一个隐喻,当下如此闲静的人,日后将飘向何处,谁也不知道。

我希望用一节课来讲一首诗,但是不可能,中文系已将古代文学的课时缩短为我读大学时的几分之一了。只好用一节课讲多首诗。诗,没有时间从容地涵泳,就是散文,甚至没有散文的晓畅。

一日上班,研究室只有么书仪先生和我先到,闲谈中么先生颇为感慨:“人生真像是一卷书,我刚进研究室时,俞平伯、余冠英那一辈先生翻过去了,不多久邓绍基、刘世德先生那一页又翻过去了,马上我们这一页也要翻过去了。”我闻之恍然。日后偶然读到刘大白《旧梦之群》:“少年是艺术的,一件一件地创作;壮年是工程的一座一座地建筑;老年是历史的,一叶一叶地翻阅。”原来老人的岁月,如书卷一页一页地翻阅,竟是人们共同的感觉。

当代史对于我们总是既熟悉又陌生。熟悉,因为许多事都为我们亲历;陌生,却在于许多事我们都不清楚。

多年来沉溺于买碟、淘碟,凡是喜欢的作品,无论什么版本遇见悉收,慢慢地见识了许多演奏家和指挥。但最后发现,真正喜欢的音乐家,只有很少一些人,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淘汰中。这显然是个错误。将太多时间消耗于泛听,就没有时间多听自己喜欢的演奏了。好比一个人,总是忙着结识新朋友,便无暇和老友相聚;花在社交上的时间太多,便没有时间陪伴最亲爱的人。有限的生命,本应给最心爱的人留下最多时间的。为了多听自己所爱,最近我不再收集各种录音版本,只收没听过的作品,和最喜欢的演奏家。这也正是余生要做的事,学习与爱。

筆 會

周末茶座



顾 铮

非专业眼光

基贝尔：与伦勃朗对话

法国作家埃尔维·基贝尔(1955–1991)出版有多部小说与散文集。他同时也是《人道报》的摄影与电影专栏作家,后因艾滋病而早早离世。在与影像艺术的频繁接触中,他终于也拿起照相机,开始拍摄自己的周遭日常。他的照片,饱含对于日常生活的个人感触,隽永而富诗意。

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作家的书桌一角。在充塞着手稿与书籍的桌子上,一张荷兰画家伦勃朗的自画像明信片以摇摇欲坠的方式搁着。青年伦勃朗前倾身子,侧过脸来向照相机后面的拍摄者投来审视的目光。基贝尔年纪轻轻就以横溢的才华征服了巴黎。美少年基贝尔,也喜欢以自拍方式来探究自己的内心。这次,他以图像之像的拍摄手法,向一生留下无数自画像的伟大艺术前辈伦勃朗致敬。两位同样对于自我充满兴趣的艺术家,以这样的方式展开了一次对话。

迈 克

半上流

奇情的你

说出来惭愧,直到最近《海上花》数码修复版重现澳门电影节,相关资料满天飞,知识贫乏的我阅读文字听妮妮唱主题曲,方才发现自己历来摆错了大乌龙:第三段开篇那句歌词,一直以为是“是这般凄清的你,粉碎我的梦想”,“凄清”原来是“奇情”。杨凡导演那么华丽丽,怎会和那两个李清照重复又重复的字扯上关系?再想深一层,或者那还是作曲兼填词的罗大佑个人心声哩,杨导不是一再描绘音乐才子向他发出“拜托你不要再拍电影”的哀求吗?“是这般奇情的你,粉碎我的梦想”,写的恐怕不是戏里小歌女的眼泪,而是现实中合作者上错贼船的欲哭无泪吧?

这首歌我比较熟悉蔡琴版本,简直对不起妮妮在戏中三次不同的演绎,一一欣赏犹犹未尽,努力发掘下,结果把从未听过的粤语版也找到了。一看,填词的竟然是李默。年轻读者可能不知道,早在“女书”一类名词被发明前,香港已出现巾帼犹胜须眉的日报专栏,七好文集前后九次健笔,

除了如今大家仍然熟悉的小思亦舒,也包括当时署名秦楚、久不闻音讯的李默。

爱护粤语的耳朵总喜欢盛赞广东歌,说它们比普通话容易上脑,请允许我冒着被乱棍打死危险,高声唱一次反调:起码在《海上花》这例子,普通话版比粤语版强多了。普通话版:“是这般爱情的你,给我一个梦想,徜徉起伏的波浪中隐隐的荡漾,在你的臂弯。是这般深情的你,摇晃我的梦想,缠缠像海里每一个无垠的波浪,在你的身上。”粤语版:“似这般痴心的你,悄声细语将我唤,轻轻的伴你幽幽的踏上烟波,去梦游他乡。似这般梦幻的你,说出一片心愿,乍见海上泛过闪闪的浪里烟花,我淡然一身。”前者信手拈来一口气呵成,秉承前朝词坛圣手陈蝶衣司徒明的作风;后者刀斧痕迹处处,以顺手牵羊方式改造原意,为了迁就粤语的九音,不得不不顾既有语言习惯,更糟的是堆砌成章,什么“乍见海上泛过闪闪的浪里烟花”,难道是赞美歌者钉满珠片的歌衫?

刘 铮

西瞥记

钱锺书赞赏西默农



2016年,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八卷本“乔治·西默农作品分辑精华选”,于是比去年,至少对我个人而言,变成了“西默农年”;我读完“精华选”里的十几部小说,又回头补读、重读了上海译文出版社“梅格雷探案”系列的几种,此外还乘兴读了三部西默农小说的英译本。当然,关于他,我一个字儿也没写。要就自己最喜欢的小说家(我觉得似乎没必要加上那个“之一”)写点什么,太难了。

2017年年初,我翻阅《钱锺书手稿集·外文笔记》第14册时,发现钱锺书先生读过西默农的小说《寡妇库德尔》(*La Veuve Coudere*)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,如闻空谷足音,感到说不出的愉快。刚好我手边有一本法文原著,就翻看了一下。小说讲的是男主人公让,蹲了五年牢后出来,在一个小乡村里遇见了女主人公寡妇库德尔,她给了他一份工作,他就在寡妇的农场里留了下来。河对岸住着寡妇的两个小姑子,一个叫弗朗索瓦丝,一个叫艾米莉,姑嫂不睦。让先是跟比他大十多岁的寡妇有了肉体关系,后来又跟住在河对岸的寡妇的外甥女、十六七岁的单亲妈妈菲丽西上了床。这样的情欲纠葛注定没有好结果,结局是悲惨的。

《寡妇库德尔》原著出版于1942年,钱锺书先生大概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读的。1949年以后,钱锺书先生读西书,记笔记,通常只是摘抄,极少加评注,然而在《寡妇库德尔》的题目边上,他却特别用英文写了一段批语:Good characterization, excellent comedy, an economy of style reminiscent of Hemingway, fine psychology — but detection nil(上乘的人物塑造,精彩的喜剧场面,文笔洗练,让人想到海明威,心理刻画得也好——不过,侦破为零)。西默农的小说创作,分两大类:一类是他赖以成名的侦探小说,最为人知的当然是“梅格雷探案”系列;还有一类是社

陈子善

不日记

现代作家与藏书票

1月10日 多云。追溯中国现代作家与藏书票的关系,是件有趣的事。最早使用藏书票的中国作家是戏剧家宋春舫。宋春舫创作话剧,也收藏中外剧本。他以法国戏剧大师高乃依(Corneille)、莫里哀(Moliere)和拉辛(Racine)名字首音节组成的褐木庐(Cormora)藏书票,开中国作家藏书票图案中西结合的先河。

宋春舫使用褐木庐藏书票始于1920年代,但外界并不知晓。中国读者领略从西方传人的藏书票这种“纸上宝石”的风采,则要到1930年代初。1933年12月,施蛰存主编的上海《现代》第4卷第2期发表了散文家叶灵凤的《藏书票之话》,这是中国作家首次讨论藏书票的重要文献。正如叶灵凤在文末所指出的:“关于藏书票的介绍,这大约是第一篇文字。”此文分“所谓藏书票”、“藏书票小史”、“藏书票的制作”和“余话”四个部分,叶灵凤强调:“藏书票的本身,正和印章的镌刻一样,另有着它自身的趣味。”

同期《现代》刊登了叶灵凤提供的英、法、德、美、日各国的各种藏书票,使当时的读者大开眼界。还刊登了叶灵凤自己制作的一款凤凰藏书票,藏书票上的名字是“灵凤藏书L.F.Yen”。他后来在《藏书票与我》(载1962年9月13日香港《新晚报》)中这样回忆:

至于我自己,确是设计过一张藏书票,采用的是汉砖上的图案,是一只凤,我将它加工,变得更繁复一点,又采用汉碑上的一些碑阴花纹作边框。红字黑花,印了几千张。试贴了几本书……

然而,《现代》何以突然发表叶灵凤的《藏书票之话》?谜底直到八十二年之后才揭晓。去年,作家傅彦长的日记陆续公开,1933年8月9日日记云:

在叶灵凤寓所,阅ExLibris,同在一室者有巴金、林徽音、施蛰存、杜衡。(转引自张伟《风起青萍:傅彦长日记中的两个细节》)ExLibreis是拉丁文藏书之意,后成为藏书票的通用标志。这真是一段十分难得的记载。从中得知,那天巴金、林徽音、施蛰存、杜衡和傅彦长五位作家到叶灵凤寓观赏他收藏的各国藏书票。巴、林、杜、傅的观后感不得而知,至少施蛰存对藏书票产

会小说,虽然社会小说也常围绕犯罪主题展开,但并不着意营造悬念。钱锺书先生想必是抱着谈侦探小说的心理预期读了《寡妇库德尔》这部社会小说,才会以“侦破为零”为憾,还在“零”(nil)上加了条着重线。

其实,我们想想看,“上乘的人物塑造,精彩的喜剧场面,文笔洗练,心理刻画佳”,这是多高的评价啊,更何况这评价出自在文艺方面甄别去取最为严格的钱锺书先生。

钱锺书先生想必是抱着只抄表达生动的句子。《寡妇库德尔》他抄了六句,算是摘得少的。这里权且选译三句,好让大家知道钱先生摘的大体上是些什么样的句子。

有一句写的是寡妇库德尔跟让刚刚上床时的情景:

Puis elle rit d’un rire un peu crispé en regardant un point précis de sa personne.

—Tu’as dû en perdre l’habitude, pas?

接着,她朝他身上那地方看了一眼,干笑了一声,道:你要改改习惯了,不是吗?

好像担心未来的读者看不懂似的,钱先生特意在“他身上”(sa personne)的上方用英文标注:a languid penis(疲沓的阴茎)。

后面的两句都是嘲笑弗朗索瓦丝愚蠢的。一句是:

Un gargon lui avait fait croire que les enfants se faisaient par le nez et elle en pleurait comme une Madeline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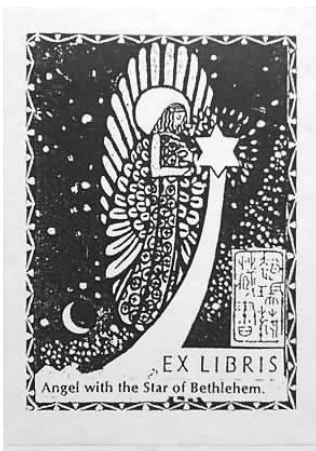
她曾信了一个男孩子的话,以为婴儿是从鼻子里生出来的,而她自己哭得像个泪人儿。

还有一句是:Te es tellement bête qu’on a envie, au lieu de te parler, de te tendre une poignée de foin.

你真是蠢透了,蠢到人们懒得跟你讲话,只想给你递上一把干草。

这大约是说弗朗索瓦丝蠢得像头驴。

在我这个热烈的爱好者看来,西默农小说的妙处,尚不止于钱锺书先生提到的那几点。他的精品也实在多,“乔治·西默农作品分辑精华选”若出第二辑、第三辑,绝不愁选不出好作品来——至少《寡妇库德尔》得是其中一部罢。



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他一定因此向叶灵凤约稿,四个月,《现代》上就出现了这篇《藏书票之话》。

施蛰存也成了藏书票爱好者,开始设计自己的藏书票。目前所能见到的施蛰存藏书票有两种,一种是“EXLIBRIS C Z SZE 施蛰存无相庵藏书之券1945—1948”,图案是西方常见的纹饰与书本,古色古香;另一种是他晚年使用的“施蛰存藏书”书票,图案借用美国版画家肯特的一幅力士拔树图,分为红色和黑色两款,颇为别致。

还有一款曹辛之的“蛇与书与笔”藏书票也很有名,四川版画家陈世五1980年代初设计。曹辛之生肖蛇,是诗人、书籍装帧家和篆刻家。于是陈世五匠心独运,藏书票的图案由蛇、书、钢笔、画笔和刻刀组成,构图巧妙而自然,又与票主的身份完全切合,堪称作家藏书票中的上乘之作,难怪曹辛之特别喜爱。

日前得到一册1978年柏林出版的德文本《蒙古人民神话》,内容姑且不论,令人惊喜的是书中粘贴了两款藏书票。一为封二所粘,钤有“赵瑞麟藏书”阳文印并与夜幕下的星星和小天使组成图案的藏书票,另一为前环封所粘,钤有“赵瑞麟藏书印”阴文印并与飞翔的海鸥、在海边歌唱的诗人和票主侧面像组成图案的藏书票。原来这是诗人、翻译家赵瑞麟的藏书票。以前只见过后者,没想到票主会在同一本书上使用两款中西结合的藏书票,还是出版家陈西沛说得对:“票如其人。一张藏书票包含如许内容、思想、情操、追求,令人神驰,堪称玩味。”